



辛苦找工作

奥玛:重返沙特



作者:杨文

叶子到温哥华后过了第一个圣诞节。那天,当地除了药店和少数族裔经营的店铺照常营业外,其他商店都不营业。

有一家家具店偏偏选择在圣诞节开业。该店曾发布一条消息:开业当天光顾此店的第一位顾客可以获得5000加元的免费商品。此消息一公布,马上就有人去等候。最先赶到那个人,连续10天去排队,甚至在家具店门口支起了帐篷,白天黑夜都驻扎在那里,忍耐10天的寒冷获得了5000加元的商品。叶子很佩服那个人的毅力,更对商家的广告手段佩服不已。因为媒体天天都来采访那个扎营等待的人,无形中就等于给商家做了广告,而这广告费只是价值5000加元的商品。

圣诞节当晚,叶子夫妇窝在自己的家里,冷清得连多做一个菜的心思也没有。他们追忆着在家乡过春节的热闹景象,有些失落。在西方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没有白雪,没有拉着圣诞老人的梅花鹿,一切都没有原来想象得那样浪漫。很明显,他们和异国的世界还有很远的距离。

在结束第一份钟点工的工作后不久,叶子便收到了政府安排就读ESL的信件。ESL是加拿大政府为了帮助母语不是英语的新移民尽早适应加拿大生活而举办的免费英语培训,属于新移民的福利。过去参加这样的学习还能领到生活费,现在因为移民日益增加,联邦政府觉得压力太大,就取消了这一做法。

接受培训前,新移民首先要接受英语水平测试。然后经过考评,看是否能获得培训机会和参加哪一等级的培

训。加拿大移民局认为,只要通过三级英语水平测试,基本日常生活的问题就能解决,所以测试结果超过三级的一律不安排免费培训。但因为这培训注重的是口语与听力,教师侧重于训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场景的英语会话,可以弥补中国“哑巴英语”的不足,对中国的新移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有经验的人在参加考试的时候都作弊,基本不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识去做题目,有的甚至交白卷,这样可以获得较长的培训时间。从一级开始,一直到三级,每个级别如果表现不出色的话,可以得到250个小时的培训,三级累计就有750个小时。经过700多个小时和老外的交流,英语水平可以得到很大提高。

叶子当然希望获得较长时间的培训。去考试前,她就想考低分,考低分还不容易吗?我不做,交白卷就是了。结果考官在她递申请表时看似不经意的聊天,大致摸清了她的水平,考试下来,让她从三级学起,令她格外郁闷。

叶子的老公在国内学的是金融专业,干的是证券公司客户经理,到加拿大后没有执业证,没法找到对口的工作机会,让他很失望。一个前几年来加拿大的朋友谈起找工作,说他刚好赶上金融危机前的末班车,在发了500份简历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但金融危机后形势就一落千丈。现在绝大多数公司都在裁员,甚至倒闭。言下之意是让他不要抱太大希望。

但老公还是很认真地往所有跟金融沾边的公司发了简历。

发完简历后,他们天天盼望着电话响,家里的留言机更成了最让人关注的东西。只要出门回来一看到留言机闪着灯,老公就会箭步飞过去收听留言,但除了朋友和推销商品的,没有一个电话或者留言是关于工作的。这样持续了3个多月,老公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简历写得不规范?或者简历根本不符合当地的标准?他对叶子说,当地政府专门为新移民开设了求职培训课程,他想去参加。

老公的培训课程很快结束了,取回来的真是现在找工作难,不仅是新移民,本地人也同样受到困扰。在这非常时期,找工作的方式不能单一,不能所有心思只留意登了招聘广告的公司,要主动出击。于是老公脱下西装,抱起砖头厚的华商年鉴(华人的电话黄页)找寻适合自己的公司,开始推销自己。

1999年年底到2000年年初的那4个月,我一直在叙利亚,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有等待。我下定决心要重新成为沙特公民,我从没接受过苏丹公民身份,过去我是沙特阿拉伯人,以后也是。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我的沙特护照办下来了。我太开心了,终于重新取回了自己的国籍。

2000年12月,我的祖母阿丽娅和她的家人收到邀请,要他们去阿富汗参加我的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能再见到自己的大儿子,祖母非常激动。

毫无疑问,我没有收到参加婚礼的邀请。不过听说我的小弟穆罕默德要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结婚,我很惊讶,在我看来,他们俩还是小孩子。

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让我想到自己还没结婚。

祖母参加完婚礼回来后,让我去她家见她。祖母的话让我很吃惊,她说:“奥玛,你离开阿富汗让你父亲非常生气,他命令你回去。”

我一下子惊呆了,问祖母:“父亲为什么会生气呢?阿卜杜拉回沙特住他也没生气啊,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祖母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生气。他是你的父亲。回去吧,奥玛,你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让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摇摆不定了一周,最终还是决定去做一件我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做的事:回到阿富汗。

历经种种艰难险阻,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

母亲和兄弟姐妹看到我回来都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还以为我回来就不走了。我把母亲拉到一边,问她:“祖母说父亲命令我回来,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吗?”

母亲摇了摇头说:“我没听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我休息了一会儿就去找父亲,可我找了他两天,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最后,我看到父亲正在准备进行祷告前的清洗,便急忙走过去,说:“父亲,我回来了,祖母告诉我你必须看到我。”

“我的儿子,”父亲竟然笑着回答我,“其实你没必要回来的,路上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就转身去洗脸、洗手、洗脚,然后就进清真寺做祷告。

我摇着头,十分困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后来我走开了,去找我的朋友阿布·哈迪。

看到我,阿布·哈迪并不高兴,他说:“奥玛,你来坎大哈干什么?”我告诉了他祖母的话和父亲见我时的反应。

他想了一会儿,往四周望了望,确定周围没人后才悄悄对我说:“你也知



作者:简·萨森(美) 金城出版社

道你父亲,奥玛,你祖母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他想你了,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太多儿子了。很可能某一刻他很生气,于是说了一些气话。而等你收到消息打算回来后,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早就忘了还生过你的气。”

我想阿布·哈迪的解释很有道理。阿布·哈迪又开始对我说他以前就警告过我的事:“奥玛,不要考虑留在这里,回到你的新生活中去吧,我们的大计划还在进行,它一定会发生的。你要离这里远远的,越远越好。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会死。”

我被说服了。“可我母亲怎么办呢?”我提醒他。

“再试试说服你母亲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大计划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觉得快了。”

我相信阿布·哈迪。我必须离开这里,永远地离开,再也不回来了。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与母亲认真地谈了几次。这一次我们不能再以母亲怀孕为借口了,但我还是对她说:“如果你不能和我一起离开,也一定要想办法得到父亲的许可,让他允许你离开阿富汗,父亲会同意的。”

母亲的眼中首次出现了担忧的神色。她一直天真地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希望我的警告能使她开始理智地面对现实。

我想最后再见父亲一次并和他谈谈,让他同意把母亲和他的孩子们送到其他地方去。不过父亲总是那么忙,我一直没有机会单独地接近他。

与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道别的时候,我心里异常沉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最后一次对母亲说:“请离开这里,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吧!”

副刊 电话:65233688

看阳网 — 看阳人的网上家园

www.lyd.com.cn

- 洛阳市访问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地方门户网站,与《洛阳日报》、《洛阳晚报》全面互动,并同步或超前日报、晚报、网络新闻。
●权威性的网上新闻发布中心,网上资讯服务中心和网上对外宣传窗口,看新闻、搜信息、查地图、找工作、找大案、交朋友、上网校、论坛灌水、律师咨询……以本地化的丰富内容和实用功能满足您的上网需求
●每天20万人的访问量,独具特色的多媒体方式,为您打造广告宣传的新平台
●洛阳第一本新闻电子杂志《读客》免费下载,一手在手,风角随行,让“阅读”成为“悦读”的享受
●Wap网站(http://wap.lyd.com.cn)用手机直接访问,随时随地,轻松掌握最新新闻

访问量洛阳第一 影响力洛阳第一

地址: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咨询热线:0379-65233618